



民间故事选集

第一集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

民間故事选集

(第一集)

保定市图书馆社

民間故事选集
(第一集)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保定市裕華西路史家故址廠32号)
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新华书店发行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公厘 • 1/32 • 1千印張 • 45,000字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10·6
定 价：0.20元

目 次

- 屯庄泉水見青天 康潤 (1)
美汉卿寫“西廂記”的傳說 (5)
劉守真和保定劉守真君廟會 龍文遠采輯 (8)
祁州(安國)藥王廟的傳說 郑元清采輯 (10)
劉伶醉酒的傳說 劉錦采輯 (15)
伍仁村石头人的傳說 宋毅采輯 (19)
楊繼盛的故事 賈樹當 (23)
荆軻刺秦王 清江 德林 (27)
徐水白菜王 徐水寫作辦公室采輯 (34)
獅子紅眼冲軍城 馬跃明采輯 (37)
義和團的志氣永不滅 徐水寫作辦公室采輯 (42)
活捉丁二閻王 同勘 景祥 金諾 景文采輯 (47)
編后記 本社 (58)

屯庄泉水見青天

康 淳

誰都夸說咱們屯庄的自流泉。这几十眼泉水也着實地值得夸贊。光給咱們這人民公社澆地就三万亩，還把五千亩旱地改成稻田了呢！再要說給村里積下的荷花池和養魚池，好处就更數不完啦！你看，那地下泉水從那一个个的泉眼里扑扑噴出來，象花朵似地四散翻開，多美！多么神氣活現的派勢！就抓起一把石頭子兒扔到那活歡直冒的泉眼口上，都給你頂了回來，沖的個星散老遠！那真是咱們村里用不尽、指不絕的聖水，是咱們村里萬年幸福的銀花呀！

可咱們屯庄泉也不光是現在才有，在老遠老遠的老年間，早就有哪！那時候，咱們村的四周遭，就有三十多个大小坑塘；河溝里，河灘上，更是到處都有篩子眼兒一樣的洞洞往外冒泉水。大白天，太陽照着那篩子洞洞似的泉眼，就象是照出了滿天星星；照着那泉眼里噴出的一股股水兒，就象是照出了滿天的流星亂忽閃。再說那水不光能澆地，還是村里窮人家的閨女媳婦洗衣裳照模樣的好地方。村子里吃水也都从那兒担挑，那才是方圓八百里再不能甘甜的上好甜水呢！

坏就坏在那種滿天烏云滿地黑的年月，財主人家是各管各；窮人家更是自個兒都管不住自個兒，可還有誰去管那亂坑坑埋的泉水！就這麼來來去去，那泉眼今年給泥土淤塞幾個，明年給沙石埋住幾個；也不知是从哪一年起始，可就到處干涸無水哪！只在老遠老遠的山根還丟下個泉坑，不用說，也是照样沒人管。

有一年，徐水的县太爷到了屯庄，那还不吓的家家关门

閉戶！那個县太爷姓吳，財主們都叫他吳青天，咱們可叫他吳瘋子。他是象瘋了似地大擺闊氣，象瘋了似地到處撈錢，到處坑害窮人。他到了咱們村，頭一件事就是要喝甜水，說是他走遍了方圓左近，处处喝的是苦水，如今非喝喝甜水不行！這可忙壞了村里的財主跟地方，也就有人想起了村外丟下的那個泉水坑坑，就派人去挑了泉水來，燒開了，給吳瘋子沏茶叶水喝。沒想那泉水可真的喝甜了吳瘋子的嘴！他高興的喝了茶喝白開，喝了白開喝茶水；又還搖頭晃腦，使手扶住額頭想算了半天，說道：

“哈，我這可發現了寶啦！你們屯庄這甜水就是個寶！”

說完，端起茶水又喝。一邊還象喝酒那样咂吧着嘴唇，品味兒呢！其實，那水雖說好喝，可他还不是因為吃多了鷄鴨魚肉，酒醉飯飽，油膩的喝不夠哩！沒想那瘋子又說：

“這可真是發現的寶哇！你們屯庄過去就沒喝這甜水吧？沒發現過這甜水吧？當然，當然，你們發現不了！今兒个，這是靠了我的洪福，才發現呀！”

反正他是个瘋子，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去。咱們也懶得去笑，還擔心笑掉牙呢！

可吳瘋子還真要擺擺他那青天老子的派頭，真要把他那洪福分点儿給咱們黎民百姓！咱們不想要他那洪福，那年月還是不行！咳咳，他喝够了茶水，就他娘的說是不辭勞苦，讓村里的財主和地方陪着，往咱們村里村外察看开了風水地勢！察看完了，就贊不絕口——你當他是夸說咱們的泉水？呔！是夸說他那洪福跟他那發現！夸贊完了，就真的把他那洪福分給咱們啦！頭一桩，要給咱們村修橋補路。

按說，修橋補路原來也是好事。咱們屯庄的橋還是從保定府通往易州城的大道，也年久失修；吳瘋子提出要修，當然不坏。可他还不是為了从這上头发瘋似地撈錢，咱們屯庄

桥原是三座，北头一座一个桥眼，中间的三个桥眼，南头的五个桥眼。河滩有了水，就顺着桥眼直直地往下流。这吴疯子看来看去，又是风水，又是景致的，竟要把三座桥都改成三个桥眼，占桥的地势也要挪动，说是好让水曲溜拐弯地流下去——这就是他那风水跟景致。这么一来，咱们出钱出工的，受的坑害就没法算啦！可也就这么一来，咱们村里又立起一块修桥的石碑，那碑上真个把吴疯子吹成了大大的青天老爷！余外就是刻上了些财主们的名字，就只有动手修桥的穷人一个也没刻上！那倒正好！咱们的名字若是刻上去了呀，可不得跟着疯子们的名字发臭么？

好，这算是吴疯子分给咱们的头一桩洪福。第二桩，就是让咱们村天天派人给他往城里送甜水。三十来里地哩！就这么送送送，一天也不能断。

还有个第三桩：每年都得唱戏。吴疯子说：

“屯庄有了这么样的宝贝泉水，还能不唱戏？唱吧！越唱洪福越大，越唱越吉祥！往后你们村准会要出很多很多大官哩！”

往后，村里也真个是年年出大官，只不过都是戏台上的大官。吴疯子要来看戏，他又一不让演水浒，二不让演西游，光叫唱那洪福齐天做大官的，村子里可不是年年都要出很多大官么？

吴青天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闹得咱们越来越穷，闹得屯庄泉水也见不着天日。后来只有财主们打了几眼甜水井，可那跟咱们不相干。咱们穷人不要说没钱打井挖泉，你就是破着命硬要打，也不济事。财主们说：

“这地下泉是吴青天发现的宝物，谁要没有吴青天那么大的洪福，就别想打井！”

话儿这么说，也就得这么做。穷人谁想打井，就得先

买洪福。怎么买？給財主送礼，請財主大吃二喝，再就是掏錢唱戏。你看这洪福的价钱多貴！这可有誰能买的起？

后来，村里有那么一户庄稼主，死活都要打井，可又死也掏不起买洪福的錢，就自个儿偷着挖坑打井。那一户，按如今的說法，还是个中农戶呢！可也穷得連打井的把式都請不上，就靠父儿三个硬碰硬地往下挖。万沒想到那井筒才挖下去几尺，在井筒底的父亲就发觉脚下的沙土发宣，眼看就要冒出水来，脚也要站不住了。他火急慌忙地往上爬，刚爬到地面，水也就冒出来了，緊跟着追到地面上来了，說話的工夫又扑的一下直冲到半天空去了！亏得那父儿俩跑的快，晚一步，怕就得給那猛不丁冲出来的如狼似虎的水冲倒、淹没！也亏得那另一个儿子机灵，他見到不远处扔着一口破鍋，赶快飞跑过去，背了来，死命扣住了井筒口；那父儿俩也跑回来帮他按住破鍋，又还跑来一些上地的人們帮忙，这才讓冲出地面的水勢小了点。随后，人們又从破鍋縫縫里往井筒下填土，七七八八地才算把那股水挡回去了。

水挡住了，財主們仗着吳疯子的洪福吓唬人，不讓人打井，也就更有說头了。这以后，咱們屯庄的泉水也就給他娘的吳青天压的再也見不着青天了。

什么，你說現在的屯庄泉可見了青天？那還用說！那是因為咱們早就打垮了吳青天和封建地主，咱們穷苦人早就見了真正的青天。咱們又来了个大跃进，党一听說早年間那父儿三个打井的事，立时就发动上千的人来这里挖泉。这么一来，屯庄泉当然也就千秋万代的見了真正的青天，咱們长年幸福的銀花水，从此也就使不清，用不尽，流的个永不断头了！

(1959年3月10日于保定)

关汉卿写“西厢記”的傳說

这里——安国县伍仁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伍仁村村北“兴云寺”旧址前，有一小片地势较高的房基，现在有李姓三家居住。据说，在早年间，这地方是菜园，在生产中常见砖瓦。相传，这就是“关家院”旧址，当年关汉卿就住在这里。

伍仁村在很早以前叫午仁里。这里有一条暢通南北的大道，从此路过的来往行人客商，大都在此打尖后再渡蒲水。所以，午仁里是当时比较繁华的小集鎮。

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关汉卿从大都（北京：元朝时期称大都。）南来，一路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再加身体不好，走到午仁里身得了重病。普救寺里的主持和尚乐善好施，他看到关汉卿病的可怜，就领他到寺院南面的一座宽阔优静的宅院里养病——后来人们管这里叫关家院。

关家院环植花草树木，树荫遮地，鸟语花香。院子北面，有一座两层的楼房，关汉卿就住在这座小楼上。从楼窗口，可以看到村西的麦地，南风一吹，麦子象海浪一样；也能看到西边邻村伍仁桥村北葦塘里的葦子在迎风弯腰，好象披着绿色衣裳的仙女在跳舞。风景非常优美宜人。关汉卿住的这座宅院和普救寺只隔一条行人道。自从关汉卿住在这里，寺院里的主持和尚不但是关汉卿的好朋友；还是他的医生，每天还来给煎湯熬药，服侍关汉卿。这样，关汉卿的病就一天天的好起来。

普救寺，在清朝道光十三年时，是兴云寺；在兴云寺以前称双楊寺；双杨寺以前叫普救寺。曾经有人见过“重修普救寺的碑記”。现在寺院建筑全无，这里是伍仁村小学的所

在地，傳說當年關漢卿寫西廂記就是取材于這個寺里的“西廂”。

當年，普救寺的香火很盛。每到廟會期間，遠近的人們都前來這裡降香、拜佛。趕廟會、瞧熱鬧的人，是人山人海，車水馬龍。人擠人、車碰車。小商販的雜貨攤，在廟會上擺得密密麻麻，往來游人川流不息，那股子熱鬧勁，可真沒法說啊！

來逛廟會的人，有男女老幼、土農工商，也有做官人家的小姐、公子和太太等。反正，窮人、富人在那個日子里大部都來逛廟會。人一多，在廟會上就發生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

附近有個叫張丰年的公子，每年一到廟會的日子，就來廟會上“散財”取樂。這一年他又騎着高頭大馬，帶着家丁，帶着錢，來逛廟會。當他一走到說書、唱戲等人多的地方，就把帶來的錢一揚，有志氣的人，看到他這種拿着窮人開心的行為，都咬牙切齒的咒罵他，連理也不理；可是，也有些人就顧不得再看戲、聽書，却爭着搶錢去了，你擁我擠，擠得亂七八糟。賣油餅的油鍋擠翻了；小販的雜貨攤子擠碎了。老人、孩子被擠得呼嚎直叫。然後，這位公子才獰笑着走去。這還不算，他在廟會上，看到誰家的姑娘、媳婦長的俊，過後不是被他霸占，就得被他强奸。

當時的青年男女，都被封建舊禮教束縛着。小姐閨女是大門不出，二門不迈；讀書的少年公子也得規規矩矩的。可是一到廟會上，人們的思想、行動就好象自由、隨便了一些。於是，在廟會上也發生了一些青年男女互相愛慕的事。當然，還不仅仅是這些事……

人們在廟會上的生活情景，關漢卿从小樓的窗戶處看的清清楚楚，引起了他的注意，不斷琢磨着。這就成了他後來寫“西廂記”的生活素材。

關漢卿是一個很接近下層人民的作家，他常常把自己寫

的作品，在他精神稍好的时候，給村里的人們說唱几段，人們都很愛听。

傳說“西廂記”是关汉卿最后的一部作品。他住在小楼上，写了又想，想了又写，一个人踱来踱去，不知渡过了多少年月，磨破了多少鞋，把小楼上的地板都踏破了，滿屋滿柜都是他的手稿。他把“关家院”周围美丽的景色，想像丰富之后，都写进了“西廂記”里去。

據說白馬將軍駐守的蒲关，就是取材于伍仁桥北的葦塘——蒲水，旧有关口。上边悬挂的石匾为“蒲水威天”四个字，此石匾，至今还保存在伍仁桥鎮；崔鶯鶯的名字来源就是葦塘里的葦纓纓；人們用手拔葦纓纓的声音——就成为“张生”的名字。葦塘旁树上的紅虫子——花大姐，就是“紅娘”的出处。

关汉卿拖着吐血的病身子，人都快不行了他还不眠不休地写着。后来起不了床就趴在床上写，就这样，“西廂記”还没有写完他就死了。據說他死后人們發現他屋子里的床上、稿紙上还有血迹，因为沒写完“西廂記”死后的脸孔上象留着不甘心的样子。

关汉卿死后，有个状元叫葦君章，前来吊喪，在灵前忽然听到棺材里有哭泣声音。状元很奇怪，翻开他的遺稿一看，估計他是因为“西廂記”尚未写完而死不甘心，于是状元在灵前說：“你不用伤心了，我把这部‘西廂記’拿去給你續完吧！”說也奇怪，状元說完了之后，果然再也听不到棺內有哭泣的声音了。

后来，人們把关汉卿安葬在午仁里村东北堤湾处，以后那里就叫“关家坟”。直到今天那个坟丘还存在。

（根据河北省文化局：“安国伍仁村关汉卿故里調查報告”，保定地区文联：“傳說中的关汉卿”改写）

刘守真和保定刘守真君庙会

龙文远采并

每年旧历三月十五这天，河北保定周围百里左右的人，就成群结队的来保定赶刘守真君庙会。哪个热闹劲就别提了，真是人山人海震动人心啊！这个庙会是怎么来的呢？传说是由宋朝一位伟大的爱国医学家刘守真的故事有关系。

刘守真生在北宋末南宋初，可记不得是那一年啦！当时，正是金国入侵，北宋皇帝南迁避难的时候。河北地区的老百姓可遇上大灾大难了，人们过着凄惨受压迫的生活，到处都是反抗金兵的声音。有的起义了；有的隐居躲起来不和敌人见面。刘守真就是隐居的一个。

刘守真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从小苦读医学，立志要以行医救人济世。他对我过汉代伟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很有研究，并在多年的医学实践中，丰富了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后来写了长达数万言的“河间伤寒三书”。他是继承与发挥张仲景医学的第一人。“河间伤寒三书”在我国的医学宝库里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此外，他还撰了“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虚庸医”、“素问玄机”、“约内经病机”等书。他的针灸和精神疗法也名重一时。金国的朝庭亦很重视他，想利用他、收买他，可是刘守真为了避开金国官庭的耳目就离开了家乡，流浪到保定，住在三皇庙内，生活很艰苦。

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走，忽然看见一伙人抬着一口棺材从正面走来，送葬的人们前拥后挤地一片哭声，凄凄惨惨叫人听了怪难受的，当棺材由他身旁抬过去的一刹那，他忽然看见从棺材缝里往外直流鲜血！他立刻拦住抬棺材的人说：

“人还活着呢，快往回抬！”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可

把人們楞住了，一个个眼睛死盯着刘守真发楞！大家心里想：明明死了几天，都装进棺材里了，怎么还說人活了呢？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胡說八道。再說，已經抬出来的死人，也不能随便价就往家里抬呀！大伙正站在那里不動发楞呢！死人家的亲人可就說話了：

“你根据什么說沒死呢？”

刘守真很果断地說：“我看从棺材里淌出来的血是活人血。而且是妇女胎病的迹象……”

死人的亲人一听，正对！可又怕抬回去活不了，正犹豫不定呢。刘守真又說了：

“快抬回去吧！如果人真死了我可以偿命！”刘守真說的誠懇动人，抬棺材的人可就轉身往回抬，死人家的亲人文一把拉住刘守真，請他救命。

刘守真和人們一齐来到“死人”的家里，打开了棺盖，将“死人”抬出来，放在炕上，刘守真就反复仔細地給“死人”診脈察看病情。这时院里早就挤滿了看热闹的人，把門口和窗戶堆了个风雨不透，大伙都喃喃咕咕地說：“要看看怎么給死人治病！”

刘守真顧不得看周围的人，他聚精会神地給“死人”診完了脉，确定了病情；决定了治疗方法之后，就讓人們去找个头号大針來。據說，人們为了救命，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根一尺二寸的大針。

快动手术了！——人們圍得更紧了，都聚精会神地看刘守真和“死人”，刘守真不慌不忙的找好了穴位，向病妇的胸部扎了一針。說也奇怪只見針扎进去不大一会的工夫：“死人”微张开嘴輕輕地叹出一口气來說：“哎呀！好懸得慌！……”。接着就象好人一样的恢复了呼吸。紧张地气氛馬上緩和了；“死人”的亲人和所有看热闹的人們，都眉开眼笑

的說 “真是活神仙來了！”劉守真又向人們說：

“是胎兒堵住了产妇的心肺运动，現在一針把胎兒打掉了，产妇的心肺运动就恢复了……”

當人們知道這是名醫劉守真的時候；病人家為了報答他救命的大恩，就把現在保定東關劉守真君廟那塊地基送給了劉守真，并蓋上了一所房子，讓劉守真從破廟里搬入新居。从此以後，“神醫劉守真”可就傳開了，保定一帶不管遠近來找劉守真看病的人，可就越來越多了。

这么一來不要緊，風聲就傳到金朝宮庭里去了。金朝的皇帝——章宗，聽說劉守真醫學高超，人格高尚，曾經數次派人去請他，但是，有民族氣節的劉守真一次也沒去。

事情湊巧，不久金國皇帝的公主病了，經過多少醫生治療都治不好。大臣們就帶着兵馬車輛來到保定接請劉守真來了。劉守真一想：我背井離鄉躲的就是你們這群敵人，我怎麼能給敵人治病呢？可是他一看，不去也不行；要想逃也來不及了，就在这千鈞一發的時候，他為了表示對祖國的忠貞投井自殺了，以死來表示反抗敵人。

劉守真死後，人們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醫學家，和懷念他對人民的貢獻，在河間、保定等地修建了祠堂——劉守真君廟。因為他死在三月十五日，以後每當這天，遠近的人們都來到劉守真君廟祭奠劉守真。

祁州(安國)藥王廟的傳說

· 鄭元清采輯 ·

多少年來，在華北各地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藥材不經過祁州，就沒有藥味。”其實，並不是藥材經過祁州一下就有藥味，主要是過去這裡是中藥的集散地，只不過是人們

传说夸张罢了。说也奇怪，凡是到过安国（祁州）的人，说什么也得先到药王庙去看看。

在安国城里的南北大街路东，矗立着两个有七丈多高的铁旗杆。旗杆上雕着龙凤飞舞；上边还悬挂着二十四个金色的铃铛，风吹铃响，声音悦耳，真好象半天空上有乐队在奏乐一样。据说，这对旗杆还是清朝道光九年重修药王庙时建立的，那时候象这样的旗杆在北京城只有一个，可是祁州就有两个。所以，这里的人们一提起这两个铁旗杆来，就从脸上浮出股子乐呵呵的劲来。

一走进路东朝西的大红庙门，庙内的建筑就可以一览无余。据说，这药王庙是在北宋建中年间修建的，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从庙里保存的碑文上可以看出，自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开始到清代乾隆，经过了几个朝代的十来个皇帝，一共修建了十七座碑。庙里的主要建筑有：马殿、大殿、后殿、厢殿和药王图，还有药王墓和鐘鼓二楼。建筑的结构均衡优美，宏伟壮观；起脊的琉璃瓦屋頂，金碧辉煌；内外牆壁上砌成的各种彩色图案，鲜艳夺目，民族色调十分浓厚。

相传，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医生邵德善住在祁州南关外，邵德善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叫邵彤。邵彤聪明伶俐，天资过人，喜爱读书，对父亲的医学很感兴趣，夫妇俩非常喜爱他。邵老先生把自己所知道的医理、法、方、药等一套完整的知识全部教给儿子了。邵彤在十八岁这一年，已经是邵老先生行医离不开的助手了。邵老先生对儿子要求得很严格。传说，有一次父儿俩到一处比较远的地方去给人看病，天气很热，趟过了一条小河后，因很累了就坐在路旁歇起来，刚坐了一会，邵老先生就催邵彤说：“快走吧，我好象听到病人在痛苦地呻吟声。”父亲这种不顾年迈体弱，治病救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邵彤。父儿俩来到这家一看，病人是

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旁边守着一个妇女，因为男人的病很重，她两只眼睛哭得象蛤蟆似的。邵老先生一看，马上就为病人診脉。病是十分沉重，脉搏跳动得微弱，奄奄一息。邵老先生心情紧张，声色镇静，他开完了药方交给邵彤配药，自己又马上给病人行针治疗。

“爹，你开的这方子里有一种药我们没带来！”邵彤很着急地看着父亲說。

“赶快回去取药，越快越好！”

邵彤急急忙忙去取药，走得满头大汗，在回来的半路上碰上了两个人打架，非要讓他給評評理不可；邵彤心里着急，可是眼看着别人打架找自己帮着评评理又不好拒絕，只好为他們說和說和。可是，就为了这么一点事却耽誤了病人吃药的时间，病人就死了。

邵老先生自从行医以来，方圆三头二十里村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只要他能給开方、行针，病就有救，从没有出过象今天这样的局面：医生还没走，当场病人就死了。虽然說在診脉認症行針上都沒发生錯誤；但是病人沒有及时的吃下那副药就死了，使邵老先生很不痛快，父儿俩半路上一句話沒說，都很不高兴地往回走。一到家里邵老先生也沒有責备儿子，可是心里一想：自己行医半辈子多了，从来没有耽誤过病人，可是临到晚年倒碰上件这么不痛快的事，想来想去，总覺得讓儿子学点别的工夫，倒免得庸医杀人，祸国殃民，于是就决定把邵彤送到哥哥邵德昌那里去学点武艺。

邵德昌是汉朝时的一位将军，一生南征北战的是一員勇猛的武将，这时已告老还家，邵彤来了他很高兴，每天教邵彤练习刀枪。邵彤心里早就想过单凭医术仅能治病救人，要想治国安民还需要懂得各方面的學問，心里愿意学，再加上人聪明，不到二年的工夫就学会了一身武艺，十八般兵器都

很精通；又加鄧老將軍熟讀历代兵家的兵法，鄧彤不仅有武艺，对战略战术也有了很深的成就。所以鄧老將軍說鄧彤是文武齐才。

这年鄧彤的父亲年迈体衰得病死了。鄧彤和母亲都很悲哀，但是人已經死了，也不是人可以挽回的。从此，鄧彤就繼承了父亲行医的事业来养活老母。說也奇怪，鄧老先生生活着的时候，可显不出鄧彤来，鄧老先生死后，来治病的人們都覺得鄧彤的医术高超，不在他父亲之下。凡是到他这里治病的人，一治准好。这样，鄧彤的名声就一天比一天大了，当时的人們都說：

“鄧彤用藥不过三，起死回生活神仙！”

皇上得知了鄧彤是一位既精通醫理又精通武艺的人，一高兴就封了他个和戎太守（現在河北曲阳县）。

鄧彤那敢违抗皇上的旨意，当了太守以后，他看到官府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們抬不起头来，人民貧困，苦不堪言；土地荒蕪，市面冷淡。鄧彤上任以后，修政治，取消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解除限制商人的各种不合理的条例，活跃了市面商业，鼓励老百姓多种药材。这一下子，当地的老百姓可感激鄧彤了，大伙都得到了好处，說鄧彤是：“好清官”

可是，那时候，滿天下由皇上带头，都欺負老百姓，光鄧彤管轄的这个地方好也不行啊！別的地方的老百姓还是受苦受难哪！可就有許多地方鬧起义了，傳說当时有个叫刘秀的，借着老百姓的气势，就活动起来了，想推翻当时的皇上，他自己坐天下。刘秀有手段，他用各种收买民心的办法，鼓动老百姓拥护他，連当时的鄧彤也沒看透，心眼里光寻思只要老百姓能得好就行，他这么一想，可也就帮着刘秀东征西杀起来，后来刘秀真坐了皇上，因鄧彤有开國功劳，刘秀就封他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